琴書大全

琴書大全卷第十一

金臺蔣克謙國光
古濠湯之訓元若校

曲調上

論音

琴史曰音之生本於人情而已矣夫遇世之治則安以樂逢政之苛則怨以怒悼時之危則哀以思此君子之常情也出於情發於言形於聲若影響之速也然君子之情雖安以樂而不忘於戒勸雖怨以怒而不忘於忠厚雖哀以思而不忘於扶持故其為聲亦屢變而數遷不可以為常也善治樂猶治詩也亦以意逆志則得之矣夫八音之中

惟絲聲於人情易見而絲之器莫賢於琴是故聽其聲之和則欣悅喜躍聽其聲之悲則蹙頞愁涕此常人皆然不待乎知音者若夫知音者則可以默識群心而預知來物如師曠知楚師之敗鍾期辯伯牙之志是也古之君子不徹琴瑟者非主於為已而亦可以為人也盖雅琴之音以導養神氣調和情志攄發幽憤感動善心而人之聽之者亦皆然也豈如他樂以蹈心堙耳佐歡悅聽以為尚哉古之音拍盖淳靜簡畧經戰國暴秦工師逃散其所失多矣然其故曲遺名傳者尚多琴操所紀皆漢時有之也故劉昆知清角嵇叔夜所謂初涉渌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又言其曲引有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絃皆

叔夜所常爲者今人亦罕知之矣夫蔡氏五曲所謂遊春淥水坐愁秋思幽居者也今人以爲奇聲異弄難工之操而叔夜特謂之謡俗之曲且曰承閒遂乏亦有可觀蓋言其非古也漢儒所制尚且非古況於魏晉之曲乎宋世有琴工稽元榮羊蓋之儔率造新聲去古益遠柳吳興常以歎恨乃著清調論幷上樂議今逸矣惜哉唐世琴工復各以聲名家曰馬氏沈氏祝氏又有裴宋翟柳胡馮諸家聲師既異門學亦隨判至今曲同而聲異者多矣雖然古樂之行於人者獨琴未廢有志於樂者捨琴何觀安得夔曠之徒與之論至音哉原於古作論音

琴史曰古者推律以立均依均以作樂故十二律旋相為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於八音著於歌頌而作樂之能事畢矣夫琴之為器也律呂備焉八十四調存乎其中矣三代之時律正樂行士君子舉知樂度之而立曲樹之而成文則八十四調之音皆可以知而鼓之惟其意之所之耳自漢而下律樂兩廢舊音略存而傳習者獨患不及況周知均調哉唐人有言琴通三均蓋其所知者止三而已哉其九均之音豈有不通遭亂湮沒世莫得聞也夫周之曲至漢而存者鮮矣漢之曲至唐而存者希矣唐氏所傳今人亦有不能者去古寖遠而遺弄寖亡耶夫近世樂道之士或好於琴聊以娛養性情而已至於學釋道者雖

多從事於此徒能紀其拂歷之數作為繁聲淫韻以悅人聽而已其知樂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嗚呼安得知樂之君子與之審調以制音哉述於均作審調

聲歌

琴史曰古之絃歌有鼓絃以合歌者有作歌以配絃者其歸一揆也蓋古人歌則必絃之絃則必歌之情發於中聲發於指表裡均也周禮師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夫以六詩協六律此鼓絃以合歌也古之所傳十操九引之類皆出於感憤之志形之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於是援琴而鼓此作歌以配絃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典樂教人之叙也以

聲依詠則節奏曲折之不失也以律和聲則清濁高下之必正也惟達樂者為能絃歌耳孔子之刪詩也皆絃歌之取其合於韶夏凡三百篇皆可以為琴曲也至漢世遺音尚存者惟鹿鳴騶虞鵲巢伐檀白駒而已其餘則亡獨文中子嘗閔時之亂泫然鼓蕩之什世所以不傳而能鼓之可謂知樂也已近世琴家所謂操弄者皆無歌辭而繁聲以為美其細調瑣曲雖有辭多近鄙俚適足以助懽欣耳稽諸事作歌聲

琴調

樂書曰古者琴有七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神示三曰議風誡四曰妙心察五曰制聲調六曰流文雅七曰善傳寫

故宫調五弄蔡氏所撰其意愜宏合律剛柔相應可類禮記屈易商調四弄四人所制研究其理褒貶稱善可類春秋嵇氏四弄曾附正聲可類尚書廣陵散寫憤歎諷刺可類毛詩胡笳韻出殊常與正聲偕行可類文選雜弄等曲各述其志可類小經子史正女所撰四德俱備可類女孝經女誡後世專以聲論才藝其優劣亦可知矣宋衡陽王義季鎮京口戴顒爲之鼓琴並新聲變曲其遊絃廣陵止息三調皆與世異太祖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其一調號爲清曠其深於琴調者歟梁柳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而著清調隋鄭譯更脩七始之義而爲樂府聲調君子不取也

琴曲上

樂書曰夫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曲之師長也古琴曲有歌詩五篇操二篇引九篇其歌詩一曰鹿鳴周大臣傷時在位而作也二曰伐檀魏國女閔傷怨曠而作也三曰騶虞召國女傷失嘉會而作也四曰鵲巢邵國男悅正女而作也五曰白駒衆世失朋友而作也其操十有二一曰將歸孔子之趙聞殺犢鳴而作也二曰猗蘭孔子傷不逢時而作也三曰龜山孔子因季桓子受齊女樂而作也四曰越裳周公爲其重譯来享而作也五曰拘幽文王拘於羑里而作也六曰岐山周人爲太王而作也七曰履霜尹吉甫子伯奇傷無罪而作也八曰雉朝飛牧犢子感雙雉而作

也九曰別鶴商陵穆子傷父母奪志而作也十曰殘形曾子夢狸而作也十一曰水僊伯牙爲僊舞而作也十二曰懷陵伯牙爲子期而作也其引一曰列女楚樊姬所作也二曰伯姬魯伯姬所作也三曰正女魯漆室女所作也四曰思歸衛女所作也五曰霹靂楚商梁遇風雨而作也六曰走馬樗里牧恭爲感天馬而作也七曰箜篌霍里高所作也八曰琴引秦屠門高所作也九曰楚引楚龍丘子高所作也自餘歌詩操引不可勝紀要其大致亦不出乎此然以詩推之鹿鳴之燕群臣伐檀之刺貪鄙騶虞之美王道成鵲巢美夫人之德白駒刺宣王之不用賢與是說不類矣豈好事者妄取其名而詭爲之說歟

琴曲下

樂書曰昔人論琴弄吟引亦多矣有以孔子撰之者獲麟將歸畏匡厄陳之類也有以伯牙製之者望仙懷陵流水流泉之類也有以嵇康爲之者長清短清長側短側之類也有以劉琨爲之者登隴望秦竹吟風衣松露悲漢月是也胡笳五弄趙師所脩有以明君爲之者平調清調瑟調蜀調胡笳吳與杜瓊是也然觀琴調操引有宮引商引角引徵引羽引平調引有林宮林商林角林徵林羽是琴音之用不出五聲而已後世兼以二變四清定絃數多寡其爲智亦陋矣

玉譜五調名

琴律發徵云有及徐氏玉譜五調名者此乃以諸律之應十二辰因其時而為之名也子丑寅三正之始於冬春之交位北方故黃鍾大呂太簇為正始調卯辰於春位東方故夾鍾姑洗為青華調巳午未於夏位南方故仲呂蕤賓林鍾為朱明調申酉於秋位西方故夷則南呂為顥沆調戌亥於秋冬之交陰極而陽將復乾以剛健得位於中故無射應鍾為拱乾調此徐氏名調之說舉其大槩如此然其意所在寔欲於子丑寅之月則操黃鍾大呂太簇三律調曲其下各隨逐月之辰操其律之調曲則亦謂聲之沈高繫乎律之長短律之長短繫乎氣之深淺氣之深淺又繫乎時之先後然則曰聲曰律曰氣曰時其有不相關繫

者乎故以其時操是聲合是律則其氣之和又豈有不應者乎四者在天地間未始相離也嘗徵之所見用紙作小條長約二分許摺為小又或捏燈草心為之亦可浮加琴一絃上却扣六絃散聲則其紙又震動跳躍為其律之同而聲之相應故也且二絃於一絃為最近扣二絃及他絃紙又皆不動惟扣六絃則動可見同律之妙又以紙又加之第一絃扣七絃則動又按外絃以紙又加之扣其內絃散聲之均同者則亦動其理益可見矣又徵之所聞通典注謂洛陽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為怪懼成疾曹紹夔素盛饌為除之俄擊齋鍾磬復作聲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磬數處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聲與鍾律

合故擊彼此應且鍾之與磬二器也又在二所本無相為用以律之同猶且應之況聲與律與時皆合氣之和安得不應之或又謂用得黃鍾正聲之律於其月中氣之正吹之一室之內則一室之內凡中虛有竅之物皆同然有聲應有此理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此之謂也獨世之所難者不得黃鍾之聲耳黃鍾之聲正諸律皆正矣欲得黃鍾之聲正非候氣不可是黃鍾妙處又豈一言遽能盡之哉

玉譜二十五調

琴律發徵云或問徐氏玉譜何以止有二十五調蓋律有十二而琴之絃惟五配五聲以十二律被之五絃或三律共一絃其絃法既同則其為聲法亦無異五絃各為一宮

一言備五聲各一調是以共止有二十五調今開具如后

黃鍾大呂太簇三律共絃法該五調

夾鍾姑洗二律共絃法該五調

仲呂蕤賓林鍾三律共絃法該五調

夷則南呂二律共絃法該五調

無射應鍾二律共絃法該五調

以上五宮絃總該二十五調或者又謂且如黃大太三律既共絃法其聲法又無異則三律之聲皆無高下乎是不然蓋惟絃法與聲法同耳若其聲之高下自是不同今秪比一琴但以管色定其聲為其律促其絃合之則便見得其聲不同矣而其為絃法及製調之聲法則未嘗不同也

餘律之共絃法者皆可類推故琴雖止有五絃六七又為清聲而十二律六十調自然隱在二十五調之中矣若必欲一時全備六十調則必須辦十二琴應十二律然後可也

製曲通論

琴律發徵云樂有曲徵曲蔑以為樂扶来立本之属邈不可稽四代之盛吳公子札得觀於魯顧其曲猶在也嬴氏變更古樂淪廢八音之絲為琴瑟瑟制已非古琴幸獲傳夫琴其法度旨趣尤邃睿聖人所嘉尚也琴曲後世得與知者肇於歌南風千古之遠稍誦其詩即有虞氏之心一天地化育之心可見矣矧當時日涵泳其德音者手風雅

須被之絃歌即曲也皆緣辭而寓意於聲如文王操太山流水則類皆於聲而求意所尚初不在辭也漢晉以来固有為樂府辭韻於絃者然意在聲為多或寫其境或見其情或象其事所取非一而皆寄之聲後亦有寔亡所得妄加之名為街謳討者斯亦不足算也已且聲在天地間霄漢之籟生碞谷之響雷霆之迅烈濤浪之舂撞萬竅之陰號三春之和應與夫物之飛潜動植人之喜怒哀樂凡所以發而為聲者洪纖高下變化無盡琴皆有之唯明知之士能取琴之所有以著其妙是豈造次所可為者姑以琴之為曲舉其氣象之大槩善之至者莫如中和體用弗違乎天則未易言也其次若冲澹渾厚正大良易豪毅清越

明暢縝栗簡潔樸古憤激哀怨峭直奇拔各具一體能不逾於正廼善若夫爲艷媚纖巧噍煩趨偪瑣雜踈脫惰慢失倫者徒墮其心志君子所不願聞也古初制律所以定聲文之以五聲所以爲曲豈徇欲任意爲之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聲成文謂之音人心不正斯爲惉懘之音矣是故凡製曲者不可以違於律朱文公琴律曰七徵爲正聲七徵之左氣厚身長聲和節緩又曰三宮之位左陽而右陰意可見矣徐氏曰務在守律象音一調五音各音自爲主使主常勝客不至侵犯他調駁亂音聲斯爲善矣後之有志於音律者詳究先儒之說參諸聖賢之心庶不背乎桑間濮上之遺而無負其所學也

製曲凡例

琴律發徵云凡以其律爲宫雖於其四聲各爲調然皆本宫所統皆以宫聲爲主調故調中必有宫聲若無宫聲則何以辨其爲某宫之四聲也且如黄鍾爲宫雖林鍾爲徵調曲首尾皆用徵其曲中却須有黄鍾宫聲隱然爲曲調之主不然何以爲黄鍾宫之徵調曲也他律爲宫皆倣此或謂且如三絃以仲吕爲宫無射三絃亦仲吕其律既同何以爲徵蓋無射緊五絃一律爲宫則其五聲之高下次第自不同矣三絃雖同是仲吕不得以爲宫矣或又謂既五絃分爲五聲何至無宫是又不然調中固有無散絃宫聲者矣儻使按泛皆無之何以成

調

凡以某律爲此宮此調又爲別宮別調其律既同其聲亦同何以爲某調某調之異如仲呂宮以黃鍾爲徵無射宮又以黃鍾爲商之類蓋黃鍾之聲雖同而於各宮絃法既異其爲調聲韻轉換處先後自有不同者矣推此他宮律調皆可見矣

凡製調引曲其第一聲皆合用本律聲然古今所製多雜用本宮諸律聲亦無不可但至於調引曲之畢其末聲却皆止是用本律之聲無用他聲者其所用之聲無拘散按泛三者皆可蓋散聲爲五聲之正六七爲清聲按聲是平聲及應聲幷泛聲皆與散聲同故耳

凡製詞引曲各隨十二律為宮用其所統五律為五聲十二律所統各自不同且如黃鍾為宮所統者黃太姑林南五律為五聲大呂為宮所統者大夾仲夷無五律為五聲他律之所統不同皆然既取五絃散聲應五律為宮商角徵羽六七即一二絃清聲其按泛亦皆取應前五律散聲相同者為正律其有在五律之外者雖或備旁取應聲以成曲然終不得其正矣至於變宮變徵按泛皆有亦間得之然用時終少衆樂惟有五聲二變及清聲而已琴則於正律清聲之外又有按泛及十三徽內上下節目甚多此為加於衆樂者故其聲數之變有出於五者之外然其委折歸宿所以為調不過五聲而

已若能惟守五律散按泛正聲其餘雜聲並不犯則尤爲純粹

凡製曲每段結處一聲合用本律最末後一段必有入調泛聲結其泛聲之上散按之聲結段處亦合用本律不可謂泛聲畢處用本律而於散按畢處遂略之也

凡製曲其結末歸調處各隨其曲所尚何如若曲尚雅淡則當用正中聲畢在十徽左右若曲尚清和則當用半聲畢在七徽左右若曲尚峭急則當用半半聲畢在六徽左右大要在此三節聽雅淡之音者意多深遠聽清和之音者意多快樂聽峭急之音者意多悲感君子操音製曲其必知所尚矣

凡歷數絃若遇當應律處即合以末聲爲律且如㧗一至七便以七絃聲爲律衮七至一便以一絃聲爲律不問其餘諸絃也

凡對按掐起處當應律則於掐起後取名指按聲爲律

凡製曲歸調處各隨其所尚然文公謂六徵以後用之爲少俗曲繁聲亦或有取非所宜聽是盖所尚者雅淡而責在於正中聲也但曲有諸體興趣不同亦惟不失其正斯可矣

凡製曲一調有五音迭爲主客若以甲爲主則乙爲客乙爲主則甲爲客矣以主聲倡之於首則音調有統紀以主聲收之於尾則音調有歸宿若無主聲倡之則調尾

主聲孤立無相照應者而脉絡亦不貫矣或曰前已謂第一聲多雜用本宮諸律聲亦無不可矣今說又不然何也盖今所謂倡之於有者謂其首段結聲處應合本律非謂第一句第一聲也試徵之玉譜可見矣

凡製曲散挨聲相間用清以泛聲徐氏謂得中道一偏則非所宜也

凡製曲先定以某宮某律為調其起畢及段落處守律為正其中間斷句與一句之中各有喚有應有間歇有單聲比聲委曲轉換韻度殊異其要當會之於心應之於耳各隨所製視其歸宿何如無致自相乖悖違於調律斯得之矣

凡製曲畢調處多疊聲如宮宮徵徵之類起調處却無定其每句中間及句末雖均有高下婉轉而聲則同皆無所拘但顧其喚與應處終歸扵律為善

凡製曲其聲韻或向高或向沉如散絃自外入內為向高自內出外為向沉呼喚引上為向高應答注下為向沉又有向高者以高應向沉者以沉應一高一沉變態不一當以意會可也

凡一曲中間必有忽焉轉易其音調者蓋取其聲韻之變最為奇妙若但一順去無足取者矣然所謂轉易處亦不出扵本宮之五聲亦須隨即婉轉歸扵主調方可若一向轉將去則又與主調差殊矣

凡製曲例不可違十二律五聲其數亦定及經緯之以成文變化無盡樂和奏雅百世有之是猶弈之數縱橫僅十有九耳僊翁智人不能窮其筭奇籌妙著日新又新會此則製曲真例又有在於凡例之外而罔可違者豈圖說所能該備當自得之可也

起調畢曲

琴律發微云或問十二宮六十調製曲起畢之說何如古書中及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爲六十調者雖多獨於製曲起畢之說鮮及之惟西山蔡氏按經子註疏定十二律還相爲宮作六十調圖其說曰黃鍾宮至夾鍾羽並用黃鍾起調黃鍾畢曲循序以及應鍾宮至大簇羽並用應鍾

起調應鍾畢曲由是觀之則起調畢曲皆須用本律但琴家於起調多無定準且如仲呂宮賀若諸段畢皆用中十勾一是為宮至於起用名十一打三則為角非本律矣若此之類不一甚至五調開指有例以散挑七起為羽清聲豈有諸調各異而皆以羽聲起者乎以此見得皆無定準至於徐氏二十五調引其畢曲皆是本律聲乃若起調則或用本宮宮聲或用本律或用本律所生之律如宮調而用徵起之類或用循絃以次聲如本調是徵而用羽起之類四者之外亦有用者然則五聲皆可起調不特從來琴家為然也製曲之際除畢曲定須用本律聲其起調則惟當求其聲韻之宜何如耳雖然以正理論之起畢為本調

諸聲綱領要必遵蔡氏起調畢曲皆用本律者爲是也

舊譜諸調名

琴律發徵云前古聖賢於樂確守聲律矧琴尊於衆樂者乎漢晉以来俗不逮古高人奇士傲睨物表無復求之律法縱情放意索諸芒芴乃有所謂外調者爲或爲異聲比絃或用二變爲散聲或轉清聲在五絃之内唯取其殊異而五音之訛缺有不暇問者矣雖然人之生也氣禀之不齊幸而得天地之中和者幾何哉顧爲是亦豈流俗中之碌碌能然應别具一眼視之開徐氏所改正五調并餘外調總三十五調後之覽者知其所由耳

五音調 即仲呂絃法

舊譜獨以此絃法為正絃調有五音為無調餘皆係轉絃外雜調徐氏改正為仲呂宮絃幷蕤賓林鍾共該三律同絃法各有五調皆合古律後倣此

慢角 慢三絃一徽俗又呼為小碧玉調　凡曰慢曰緊者皆就五音調絃加減慢緊後並倣此

謂之慢角者蓋誤認仲呂絃為黃鍾絃遂以三絃仲呂為角既轉為姑洗是慢一律故名慢角然不思姑洗正是黃鍾角不可謂之慢也徐氏改正為黃鍾宮絃幷大呂太簇共該三律同絃法

清商 慢一三四六絃各一徽　一本作緊二五七絃各一徽與上聲同但此為便

此調謂其二絃獨緊在十一徽應故曰清商然亦未免誤以仲呂為黃鍾絃矣徐氏改正為夾鍾宮絃幷

姑洗共該二律同絃法

慢宮　慢一二六絃各一徽與泉鳴調同絃法

舊説謂頭絃屬宮六絃屬少宮三絃上合一下合六

盖以按第三絃九徽上與第一絃下與第六絃其聲

皆和合故一三六以成宮聲今變一三六各一徽謂

之慢宮又一本謂於無媒更慢一絃一徽其説亦同

但政不必支離其辭徐氏改正爲夷則宮絃并南呂

共該二律同絃法

蕤賓　緊五絃一徽與金羽同絃法

謂之蕤賓者度其必以三絃爲仲呂而十一徽應五

絃散聲既五絃又緊一徽則仲呂之後爲蕤賓矣殊

不思三絃散聲爲仲呂　所按十一徽乃仲呂之角也

爲南呂蕤賓非在其後者徐氏改正爲無射宫絃幷

應鍾共該二律同絃法

慢商　慢二絃一徽與一絃同

何以謂之慢商盖亦誤認仲呂絃爲黄鍾故以二絃

爲商徐氏謂第三絃合改仲呂爲黄鍾角則慢二始

得爲慢商不然則成仲呂慢羽矣舊謂君前不彈廣

慢以宫爲君商爲臣慢二與一同則是臣僭上爲君

之聲矣

黄鍾宫　慢一緊五絃各一徽與無射側楚二調同絃法

無射同　與黄鍾宫同絃法

舊法二調絃相同且二者胡爲而同也其說有謂無射緊五在十一徽應得無射本聲此說是已又曰自七絃而下無清可應只得放頭絃下二律以合無射於是五絃遂爲頭絃之清聲少音矣且黃鍾宮自有正調慢角是也何必降而自附於無射緊五應於十一徽既得爲無射本聲又何必上攀於頭絃之合而後爲無射豈律源所謂燕丹取新其耳目改易諸律名勒珉引後世莫如律之本名而然歟後之論者不能致辨於二調乃謂黃鍾宮及無射商並只當作無射調嗚呼惜哉

金羽　緊五絃一徽　又名清羽　又名清角　與蕤賓同絃法

誤認仲呂絃爲黃鍾故以五絃爲羽緊一徽又爲羽音之良者故曰金羽以其聲峭故曰清羽然已別有清羽調矣蕤賓之誤已述於本調之下至於指爲清角則舊譜亦已別有清角調矣其說又謂三絃爲角五絃應三絃十一徽亦爲角既緊五一徽故爲清角且五絃固爲仲呂之角而三絃非角也又有因慢角而指三絃仲呂爲清角者其亦皆誤認仲呂爲黃鍾者歟

碧玉　以序緊二五七絃各一徽　又緊三絃與四絃同聲

又法　二十七應八九間女四　二十六應十山女四　二十七應十山女五　二十五應十二山女三　二十四應十一山女二　二十三應九山女一

詩句有云琴彈碧玉調作比絃聲寡邁有餘

清宮　慢一三六絃各一徽更慢一絃按七徽以應散五

舊說以慢宮絃更慢一以應五謂之清宮

清角　慢一六緊三絃合一徽

必以其緊三絃故謂之清角

清羽　緊二四五絃各一徽二絃應於十徽　四五絃應於十一徽

必以其緊五絃故謂之清羽皆誤認仲呂絃者也

三清　慢二二三絃各一徽

必以所慢之絃凡三故謂之三清

玉清　慢一緊四絃各一徽

必以其聲韻清美故以玉名

清調　慢二緊五七絃各一徽　一本作慢角絃緊五一徽

二絃法皆清峭

間絃　緊五慢三絃各一徽

舊說甤賓慢角二調一緊一慢故謂之間絃調

上間絃　慢一緊二五絃各一徽

下間絃　慢二緊五絃各一徽

豈以慢一為上絃慢二為下絃歟未詳

側楚　慢一緊五絃各一徽　與黃鍾絃法同

側蜀　緊二絃一徽慢五絃半徽九十徽間應

側羽　緊七絃一徽又一本云黃鍾宮絃緊七一徽此為是

側商　慢三四六絃各一徽

此白石姜堯章所製也白石云琴散聲具宮商角徵

羽曰正弄改變宮變徵爲散聲曰側弄如側楚側蜀側商是也側商之調久亡乃以慢角轉絃取變宮變徵散聲爲調謂慢角乃黃鍾之正側商乃黃鍾之側他言側者同此其品絃之法用慢角調爲黃鍾宮正絃就慢四絃一徽按二絃十一徽應四絃散聲爲蕤賓爲變徵又慢六絃一徽按四絃十徽應六絃散聲爲應鍾爲變宮餘並依慢角黃鍾絃法今以琴驗之於側商一調皆如其說但所謂側楚側蜀及又有側羽皆舊來外調也以白石之說求之皆未可見蓋絃法既轉末由定其爲宮二變亦不得而見於是白石之說在所未詳

應鍾　慢一絃一徽慢二絃半徽緊五絃一徽與離憂[illegible]調同絃法

林鍾　慢一絃一徽緊二絃半徽緊五絃一徽

無射慢二為應鍾林鍾則緊二是與應鍾相反應鍾建亥亥反則建未也名以林鍾宜矣此舊說也以十二辰之末為林鍾固然但黃鍾宮三分損一為林鍾為徵在九徽應四絃散聲乃謂林鍾應鍾俱涉於無射其然豈其然乎

舜調

一本作舜羽調舊說舜調作徵羽角聲未詳

泉鳴　慢一三六絃各一徽與慢宮調同絃法

楚商　緊二五絃各一徽與淒涼調同絃法

淒涼　緊二五絃各一徽與楚商調同絃法

離騷大曲調屬淒涼名此調者其為是歟

離憂　慢一緊五絃各一徽又慢一半徽　挼二　應二十五
與瑟調應鍾同絃法

舊譜有離憂操據謂文王所作應是製曲者就為是調名也

瑟調　慢一緊五絃各一徽又慢二絃半徽　挼二　應散五
與離憂應鍾同絃法

舊譜聶政刺韓一名殺調即瑟調也

羲和　慢三一絃各一徽

其小間勾皆在十徽應

無媒　慢三六絃各一徽

舊說不期而合故曰無媒豈謂其聲韻之合未詳

吳調　緊五慢二絃各一徽

商角　秖用五音調絃法

此近代以琴名家之為謂取商聲挾角律卒亦未能無仲呂徵誤為商之失

右通計三十五調除重復外實有絃法二十七

外調轉絃　琴苑集

慢宮　慢一三六緊十二徽

慢商　慢二應一絃散聲

慢角　慢三絃一徽

清調　慢七五絃各一徽

清商　慢宮再慢四絃

清角　慢宮緊三十二上應

碧玉　慢角同

瑟調　慢商同

黃鍾　慢一緊五

離憂　黃鍾慢二半徽

無射　黄鍾同　　無媒　慢角慢六一徽

應鍾羽　蕤賓同　　金羽　慢金同

側羽　黄鍾緊七　　側楚　蕤賓緊七

淒涼　緊二五各一徽　　泉鳴　慢宮慢第一徽

側蜀　五九十間應七十四應六十上應五十八應四十六十三

又

慢角　慢三一徽　　無媒　慢三六各一徽

慢宮泉鳴絃　慢一緊六各一徽　　清角　慢一六緊三各一徽

義和　慢一三各一徽　　碧玉　緊一二五七各一徽

金羽　緊五一徽　　蕤賓　緊五一徽

淒涼　緊二五一徽　　側蜀　慢一五徽

無射 慢一二各一徽

三清 慢一二三各一徽

黃鍾 緊五慢一各一徽

離憂 黃鍾內慢二平徽

應鍾 離憂同

慢商 慢二一徽

清調 慢二緊五各一徽

瑟調 慢二同離憂

側羽 緊七同清商

上間絃 緊五一徽

玉清 緊七慢四各一徽

泉鳴 緊七慢一四各一徽

清商 慢一三四六各一徽

側楚 慢二緊七各一徽

下間絃 慢二緊五各一徽

吳調 清調同

清羽 緊二四各一徽

轉絃宗派

- 宮
  - 慢角
    - 無媒
      - 慢宮
        - 清羽
    - 㲈和
      - 碧玉
      - 金羽
  - 蕤賓
    - 淒涼
      - 側蜀
        - 無射
      - 三清
      - 清商
        - 玉清
          - 泉鳴
    - 上間絃
    - 黃鐘
      - 側羽
      - 離憂
        - 側楚
          - 應鐘
  - 慢商
    - 下間絃
      - 清調
        - 吳調
          - 琴調

琴曲歌辭　樂府詩集

琴者先王所以脩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無故不去其身唐書樂志曰琴禁也夏至之音陰氣初動禁物之淫心也世本曰琴神農所造廣雅曰伏羲造琴長七尺二寸而有五絃揚雄琴清英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琴操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濵濵賓也言其服也前廣後狹尊卑象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也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古今樂録曰今稱二絃為文武絃是也應劭風俗通曰七絃法七星也三禮圖曰琴第一絃為宫次絃為商次為角次為徵次為羽次為少

宮次爲少商桓譚新論曰今琴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
崔豹古今注曰蔡邕益琴爲九絃二絃大次三絃小次四
絃尤小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黄帝之琴也鳴廉
脩况濫脅號鍾自鳴空中皆齊桓公琴也繞梁楚莊王琴
也緑綺司馬相如琴也焦尾蔡邕琴也鳳凰趙飛鷰琴也
自伏羲制作之後有瓠巴師文師襄成連伯牙方子春鍾
子期皆善鼓琴而其曲有暢有操有引有弄琴論曰和樂
而作命之曰暢言達則兼濟天下而美暢其道也憂愁而
作命之曰操言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進德
脩業申達之名也弄者情性和暢寛泰之名也其後西漢
時有慶安世者爲成帝侍郎善爲雙鳳離鸞之曲齊人劉

道彊能作單鳬寡鶴之弄趙飛鷰亦善為歸風送遠之操皆絕妙當時見稱後世若夫心意感發聲調諧應大絃寬和而温小絃清廉而不亂攫之深醳之愉斯為盡善矣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九引一曰烈女引二曰伯妃引三曰貞女引四曰思歸引五曰霹靂引六曰走馬引七曰箜篌引八曰琴引九曰楚引十二操一曰將歸操二曰猗蘭操三曰龜山操四曰越裳操五曰拘幽操六曰岐山操七曰履霜操八曰雉朝飛操九曰別鶴操十曰殘形操十一曰水仙操十二曰襄陵操自是已後作者相繼而其義與其所起畧可考而知故不復備論樂府解題曰琴操紀

事好與本傳相違存之者以廣異聞也

鄭樵十二操論

十二操韓愈取十操以為文王周公孔子曾子伯奇牧犢子所作則聖賢之事也故取之水僊懷陵二操皆伯牙所作則工技之為也故削之嗚呼尋聲徇迹不識其所由者如此九流之學皆有義所述者無非聖賢之事然而君子不取焉者為多誣言飾事以實其意所貴乎儒者為能通今古審是非胸中了然異端邪說無得而惑也退之平日所以自待為如何所以作十操以貽訓後世者為何如巨有以知其為邪說異端所齇愚師瞽史所移也琴操所言者何嘗有是事琴之始也有聲無辭但善音之人欲寫其

幽懷隱思而無所憑依故取古之人悲憂不遇之事而以命操或有其人而無其事或有其事又非其人或得古人之影響又從而滋蔓之君子之所取者但取其聲而已取其聲之義而非取其事之義君子之於世多不遇小人之於世多得志故君子之於琴瑟取其聲而寫所寓焉豈尚於事辭哉若以事辭為尚則自有六經聖人所說之言而何取於工伎所志之事哉琴工之為是說者亦不敢鑿空以厚誣於人但借古人姓名而引其所寓耳何獨琴哉百家九流皆有如此惟儒家開大道紀實事為天下後世所取正也蓋百家九流之書皆載理無所繫著則取古之聖賢之名而以己意納之於其事之域也且以下並家論之

最與此相近也如以文王拘羑里而得明夷文王拘羑里或有之何嘗有明夷乎又何嘗有箕子遇害之事乎孔子問伯牛而得益孔子問伯牛實有之何嘗有益乎又何嘗有過其祖之語乎琴操之所紀者皆此類也又如稗官之流其理只在唇舌間而其事亦有紀載虞舜之父杞良之妻於經傳所言者數十言耳彼則演成萬千言東方朔三山之求諸葛亮九曲之勢於史籍無其事彼則肆為出入琴操之所紀者又此類也顧彼亦豈欲為此誣罔之事乎正為彼之意向如此不得不如此不說無以暢其胸中也又如兎園之學其來已久其所言者無非周孔之事而不得為正學不為學者所取信者以意卑淺而言陋俗也今

觀琴曲之言正兎園之流也但其遺聲流雅不與他樂並看故君子所尚焉或曰退之之意不為其事而作也為時事而作也曰如此所言則白樂天之諷諭是矣若懲古事以為言則隋堤栁可以戒亡國若指今事以為言則井底引銀絣可以止淫奔何必取異端邪說街談巷語以寓其意乎同是誕言同是飾說伯牙何誅焉臣今論此非好攻古人也正欲憑此開學者見識之門使是非不雜揉其間故所得則精所見則明無古無今無愚無智無是無非無彼無已無異無同槩之以正道爍爍乎如太陽正照妖氛邪氣不可干也

胡弄

陳氏樂書曰越裳操者因越裳獻雉而作也趙師曹善鼓琴切利天王子般遮彈之而聲聞舍利為之起舞為摩訶兜勒張騫入西域所得者也晉楚人劉琨世為樂吏制胡笳五弄趙耶利所脩者也明君四弄有上舞下舞上間絃下間絃明君所傳者也今夫彈操弄者前緩後急妙曲之分布也時中急緩節奏之停歇也或疾打則聲如劈竹或緩挑則韻並風生亦有聲正厲而以指按殺亦有響絕而意猶未盡是以知聲不知音彈絃不彈意也陶潛嘗曰但取琴中意何勞絃上聲可謂深知琴者矣

琴操

自三代之治既往而樂經亡矣樂經亡則禮素而詩虛是

一經鈌而三經不完也今大琴者君子常御之樂盖所以樂心而適情非為憂憤而作也苟遇乎物可詠者詠之可傷者傷之大為典誥小為雅頌而諷刺勸戒靡不具焉其利於教也大矣古之明王君子多親通焉故克有神人暢舜有思親操襄陵始禹訓伯始湯以至文王拘幽周公越裳成王儀鳳老聃列仙伯牙之水仙壞陵孔子之將歸猗蘭曾子歸耕殘形之類大抵因時事而作豈為憂憤邪後世論之者過也降自唐虞迄于晉宋善琴者八十餘人同秦以前其聲傷質漢魏而下其音浚薄故漢末太師五曲魏初中散四弄其間聲含清側文質殊派吳弄清潤若長江緩流有國士之風蜀聲峻急若巖浪奔濤有少年壯氣

凡若此類不可勝數然世罕知音反以箏勢入琴譜錄雖存其亡益乎

琴曲十小調

冷齋夜話世傳琴曲十小調皆賀若弼所製一不博金二不換玉三峽泛吟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狐猿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亡其名家家但名賀若而已太宗猶愛之改不博金曰楚澤涵秋不換玉曰塞門積雪命詞臣探題製詞時易簡探得越江吟其詞曰非雲非煙瑤池宴片片碧桃冷落黃金殿蝦鬚半捲天香散春雲和狐竹清婉入霄漢紅顏醉態爛熳金輿轉霓旌影亂簫聲遠

靈雲操

琴始録云伏羲氏作琴乘鳳取桐爲身製神繭爲絃作靈雲操感天地應祥神龍並降

神人暢

琴操曰堯彈琴感神人降乃制此暢暢者猶操弄引曲之類也故曰神人暢琴史曰帝堯宅天下其聖神之妙用則蕩蕩乎民無能名者也其事業則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楊子云法始乎伏羲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夫琴者法之一也當文章之作也琴聲固已和矣舊傳有神人暢古之琴曲和樂而作者命之曰暢達則兼濟天下之謂也憂愁而作者命之曰操窮則獨善其身之謂也夫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堯孰能當之

又

古今樂録曰堯郊天地祭神座上有響誨堯曰水方至爲害命子救之堯乃作歌謝希逸琴論曰神人暢堯帝所作堯彈琴感神人現故制此弄也

清廟穆兮承予宗百僚肅兮于寢堂醊禱進福求年豐有響在座勑予爲害在玄中欽哉皓天德不隆承命任禹寫中一作求宮

南風

琴操曰舜有孝行以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南風長養萬物父母恩及於子如物得南風燮爲典樂之官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南風以賞諸侯使四海同孝也其詞曰南風

之薰兮可以觧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故曰南風

思親操

古今樂録曰舜遊歴山見鳥飛思親而作此歌謝希逸琴論曰舜作思親操孝之至也歌曰陟彼歴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水洋洋兮清冷深谷鳥鳴兮嚶嚶設罥張罝兮思我父母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當安歸故曰思親操

九奏

琴書曰九奏虞舜所作也九者陽數之極奏者戒也書曰簫韶九成鳳凰来儀趙簡子亦曰鈞天廣樂九奏萬舞此

其義也琴史曰舜繼堯位刑政日以明禮樂日以備孔子敘書斷自唐虞言天下之治前此則未嘗備後此則無以加也帝之在側微也以琴樂孟子曰舜在牀琴盖雖叟腴象之難而絃歌不絕所以能不動其心孝益烝烝也及有天下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當是時至和之氣充塞上下覆被動植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和之至也

五老彈　樂府新集載于南風

古今樂錄曰舜彈五絃琴歌曰反彼西山兮商嶽嵯峨天降五老兮迎我來歌有黃龍兮自出於河負圖書兮委蛇羅沙按圖觀讖兮閔天嗟嗟擊石拊韶兮淪幽洞微鳥獸蹌蹌兮鳳凰來儀凱風自南兮喟其增歎故有五老彈

二妃 又曰湘妃

列女傳曰有虞氏二妃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娥皇為后女英為妃二妃死於湘江之間謂之湘君韓退之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皆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謂水神而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曰女英自當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為君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此言湘妃者蓋

以舜妃總言之後人傳以為琴曲

湘妃　唐劉表卿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曰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于嬀汭舜既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舜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湘江之間俗謂之湘君湘中記曰舜二妃死為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黃陵廟碑曰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璞

與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爲君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按琴操有湘妃怨又有湘夫人曲

帝子不可見秋風來暮思嬋娟湘江月千載空娥眉

湘妃　唐李賀

筠竹千年老不死長伴秦（一作神）娥蓋湘水蠻娘吟弄滿寒空九山靜綠淚花紅離鸞別鳳煙梧中巫雲蜀雨遙相通幽愁秋氣上青楓涼夜波間吟古龍

湘妃怨　唐孟郊

南巡竟不返帝子（一作二妃）怨逾積萬里喪蛾眉瀟湘水空碧

冥冥荒山下古廟收貞魄喬木深青春清光滿瑤席搴芳

徙有薦靈意殊脉脉玉佩不可覩徘徊煙波夕

同前　唐陳羽

二妃怨處雲沉沉二妃哭處湘水深商人酒滴廟前草蕭

颯風生斑竹林

湘妃列女操　唐鮑溶

有虞夫人哭虞後淑女何事又傷離竹上淚跡生不盡寄

哀雲和五十絲雲和經奏鈞天曲乍聽寶琴遙嗣續三湘

測測流急緑秋夜露寒蜀帝飛楓林月斜楚臣宿更疑川

宫日黃昏閑携女手殷勤言環珮玲瓏有無間終疑既遠

雙悄悄蒼梧舊雲豈難召老猿心寒不可嘯目眄眄兮意

蹉跎蒐騰騰兮鶩秋波曲一盡兮憶再奏衆絃不聲且如何

湘夫人　梁沈約

瀟湘風已息沅澧復安流揚蛾一含睇㛹娟好且脩捐玦置澧浦觧珮寄中洲

同前　梁王僧孺

桂棟承薜帷眇眇川之湄白蘋徒可望綠芷竟空滋日暮思公兮衘意嘿無辭

同前　唐鄭紹堯

楓葉下秋渚二妃愁渡湘疑山空杳靄何處望君王日落水雲裹油油心自傷

同前　唐李頎

九疑日已暮三湘雲復愁杳藹羅袂色潺湲江水流佳期来北渚梢玦在芳洲

同前　唐郎士元

蛾眉對湘水遥哭蒼梧間萬乘既已殁孤舟誰忍還至今楚山上猶有淚痕斑南有岑陽路渺渺多新愁桂酒神降時迴風江上秋彩雲復無處碧水空安流

泣竹引

琴操曰舜南征三苗二妃從之不及思舜而泣揮淚灑竹成斑故有泣竹引

襄陵操

琴書曰堯時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乃命禹治之禹歌曰嗚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予咨三過吾門不入父子道衰嗟嗟不欲煩下民故有襄陵操

琴史曰大禹悼鯀績之不成而哀堯民之墊危於是乘四載歷九州過家不入以平九土覩洪水襄陵泛丘乃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溢潺潺志在深河也名曰禹操或曰襄陵操及嗣舜之業常作大夏夏大也言治水之功爲大也

禹上會稽

皇覽曰會稽山本名苗山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故有禹上會稽

訓畋操

史記曰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上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故有訓畋操

琴史曰成湯承契之基逢夏之亂脩行仁義以率諸侯嘗出野見張網四面祝曰自上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舊名有訓畋操其謂此乎或曰畎畝操也蓋湯聘伊尹於畎畝而作也

岐山操

史記曰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多載之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所為攻戰

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故有岐山操

琴操曰大王居邠狄人攻之仁心惻隱乃選珠玉大馬皮幣與之狄侵不止問其所欲欲土地也大王曰土地者所以養民也吾不爭所以養而害吾所養也吾將委國而去也二三子亦何患乎無君焉遂策杖而去踰乎梁山而邑乎岐山自傷德薄為狄人所侵喟然嘆息援琴而歌曰戎

狄侵兮土地移遷邦邑兮適于岐烝民不憂兮誰者知嗟嗟柰何命澧斯耆老聞之相與言曰有君仁如此何不歸乎於是抱幼扶老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琴史曰大王嗣后稷公劉之烈居于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事之以犬馬不得免馬事之以珠玉不得免馬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舊說雖如此詩不云乎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又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蓋岐

之地美於郊其遷於岐也非苟然也謀之素也余作詩說嘗言之矣太王於是作岐山之操盖以思積累之艱難而悼戎狄之侵猾也韓退之謂岐山操爲周公之作然據琴操云太王自傷德劣不能化人爲夷狄之所侵喟然歎息援琴而鼓之則宜爲太王自作也其詞曰戎狄侵兮地土移遷邦邑適于岐烝民可憂兮誰者知嗟嗟奈何奈何命遭斯太王能責己而附其民是以肇基王迹不亦美哉

又　韓愈

琴操曰岐山操周公爲太王作也

我家于邠自我先公伊我承緒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爲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我往獨處人莫（舊作莫焉）

今追無思我悲

拘幽操 又名離憂操

史記曰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獨行仁政養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之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拘羑里演易八卦以為六十四卦

故有拘幽操

又

一曰文王哀羑里琴操曰拘幽操文王拘於羑里而作也文王脩德百姓親附崇侯虎疾之譖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於羑里將殺之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之徒得美女大貝白馬朱鬣以獻於紂紂遂出西伯文王在羑里演易八卦以為六十四作鬱厄之辭曰困于石據于蒺藜乃申憤而作歌云

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

憂勤勤兮

同前 文王羑里作 唐韓愈

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文王思士操

史記曰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故有文王思士操

琴史曰拘幽操或曰離憂操者所以傷己之不幸而不敢怨也琴操載其辭惡紂而欲誅之盖後人之所述也豈文王之心哉三分天下以服事商文王之心也韓愈作羑里之操卒句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知之矣然則紂不赦則文王如之何揚子雲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乎為聖人既受天命雖紂如文王何昔孔子嘗學文王操於師襄盖文王所製操非一後人不能盡其傳也琴操有云文王既得太公作思士曲此殆是歟

鳳凰歌 一曰文王操謝希逸琴論曰文王操文王作也

琴操曰受命者謂文王受天命而王文王以紂時為岐侯躬脩進德執行仁義百姓附親是時紂為無道剖胎斮涉

廢壞仁義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其後有鳳凰銜書於文王之郊文王見商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乃作鳳凰之歌其章曰翼翼翔翔彼鸞鳳兮銜書來遊以會昌兮瞻天按圖商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五神連精合謀房兮興我之業望羊來兮

克商操

史記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微子抱其樂器而奔周武王乃徧告諸侯曰商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

萬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國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武王至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劒擊之以黄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故有克商操

琴史曰武王既成文考之緒終其伐功一戎衣而天下定還至于周中夜不寐舊傳有克商操蓋雖集大統而未忘天下之憂也非幸紂之亡而矜其武功也

又

一曰武王伐紂古今樂録曰武王伐紂而作此歌謝希逸琴論曰克商操武王伐紂時制琴集曰武王伐紂武王自作也

上告皇天兮可以行乎

神鳳操

大周正樂記曰鳳凰来儀者周成王之所作也王用周召畢榮之屬天下大治麒麟遊囿鳳凰翔於庭頌聲並作翕然大同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人以寧

琴史曰成王即位年在幼冲能任周公以政七年有成禮樂大備囹圄空虛於是周公歸天子天子垂拱守成而頌

聲洋溢瑞物總至乃作神鳳之操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此之謂也謝希逸琴論曰成王作神鳳操言德化之感也

越裳操

尚書大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曰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爲一穗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果有越裳氏重譯而来朝獻白雉曰道路悠久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来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於吾國黄髪久矣而天下之無烈風雷雨意中

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恭嘗其所以来矣琴操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也古今樂錄曰越裳氏獻白雉周公作歌遂傳之為越裳操歌曰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遂受之獻於文王之廟故有越裳操

琴史曰周公以聖人之才佐文武定王業相成王致太平於是四海和會重九譯而来貢周公曰此非旦之力也文王之德也乃援琴而鼓之故曰越裳操喜遠人之服而歸美于先王也或云又有臨深操蓋言當天下之任而益加恭慎也當周公之制禮也詩之二南雅頌皆奏之於歌詠播之於管絃然則二南雅頌者亦為琴之曲也是故作之朝廷則君臣和而治本成作之鄉黨則仁義脩而人倫厚

作之閭門則父子親而家道正作之庠序則師友惇而學藝成琴之所補豈小哉是以君子重之

又　韓愈

雨之施物以華我何意於彼爲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金縢操

史記曰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周公於是乃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周公藏其策金

縢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遂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後秋禾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

予冲人罔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故有金縢操

箕山操

高士傳曰許由者正固之士也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無杯杅每以手棒水而飲之人有遺其瓢者許由操飲畢輙掛於林風吹瓢有聲由以為煩取而棄之堯聘為九州長由不赴遂洗耳於河見巢父飲牛問曰凡人洗面君獨洗耳何也由答曰堯欲聘吾為九州長惡聞其聲遂洗耳巢父曰豫章之木生於高山工人雖巧而不能得子欲避世何

不深去今遊人間苟求名譽吾欲飲牛汚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大慙而終隱箕山故有箕山操後人又換許由棄瓢操

琴史曰許由堯時隱人也舊說曰堯嘗遜天下於許由由不受且避之逃去隱於箕山故傳有箕山操今山上塚存馬太史公嘗疑之謂其不槩見於六藝也雖然說者傳之尚矣庸得略耶古聖人之清者固有不以天下易其操楊子謂由無求於世信矣凡琴操之名于後者或自作之或後人述而歌之耳

箕子操

史記曰箕子者紂之族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

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所謂離拘操也

琴史曰箕子操所謂離拘操者予嘗考之箕子事紂爲太師王子比干爲少師箕子先諫紂怒而囚奴之比干又諫紂怒而殺之微子知其必亡遂去孔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商有三仁焉所謂爲之奴者紂使爲之耳武王數紂之罪曰囚奴正士及其克商釋箕子之囚非佯狂也離拘之作蓋自痛悼罹於拘囚也易曰內難而

能正其志此之謂也

又

一曰箕子吟史記曰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古今樂録曰紂時箕子佯狂痛宗廟之爲墟乃作此歌後傳以爲操琴集曰箕子吟箕子自作也

嗟嗟紂爲無道殺比干嗟重復嗟獨奈何漆身爲厲被髮以佯狂今奈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

採薇操 一曰孤竹吟

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商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故有採薇操

琴史曰夷齊者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以國遜其弟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於是與叔齊偕歸之及武王伐紂獨二人者以為不可武王不聽遂不食

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孔子以謂求仁得仁孟子以為聖之清者宜矣

又

琴集曰採薇操伯夷所作也史記曰武王克殷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乃作歌因傳以為操樂府解題曰採薇操亦曰長遊高舉

登彼高山言採其薇以亂易暴不知其非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

傷殷操

史記曰微子啟者紂之庶兄也紂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脩德滅阢阢國懼禍至以告紂

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曰父子有骨肉而君臣以義屬故父子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故有傷殷操

琴史曰微子者紂之庶兄也紂淫亂微子數諫不聽欲死之則懼商祀遂滅於是去而歸周孔子稱仁為嘗作傷商操蓋見暴亂以至于顛隮耶所以寓哀於絲桐也成王既平三監命微子以副成湯之後為周室所賓禮云

又

琴集曰傷殷操微子所作也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漸漸黍禾之蠅蠅也曰此

故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亡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
朝問欲泣則近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即此操也亦
謂之麥秀歌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失志操

史記曰晉重耳奔亡在外凡十九歲子推從行及重耳立
是為文公文公脩政施惠百姓獨未賞隱者推亦不言祿
祿亦不及推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尤而效之罪有
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
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
乎與子偕隱至此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於門

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而封之以為介子推田號曰介山故有士失志操

琴史曰介子推者事晉公子重耳重耳被讒得罪於獻公奔亡在外十九年子推從行偕歷勤苦及公子即位是為文公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且曰獻公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遂隱而死嘗作龍蛇

之歌曰有龍矯矯遭天譴怒捲排角甲來遁于下志願不與他得同伍龍蛇俱行身辨山墅龍已升天安厥房戶蛇獨抑摧沉滯泥土仰天怨望綢繆悲苦非樂龍伍恢不眄顧蓋既有此辭則時人當播之絲桐之間矣子推節士也晉侯方與羣卿圖霸中原故未遑賞而子推秉志高厲遁而去之風凜烈烈足以激貪而矯浮矣

士失志操四首

琴集曰士失志操介子推所作也一曰龍蛇歌琴操曰文公與介子綏俱遁子綏割腓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咎犯趙衰俱蒙厚賞子綏獨無所得乃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按史記文公重耳奔狄

其後反國賞從亡未及介子推子推欲隱從者憐之
乃懸書宫門文公出見之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
亡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而封之以為介
推田號曰介山是也
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蛇
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
號於中野
有龍矯矯遭天譴怒三蛇從之一蛇割股二蛇入國厚蒙
爵土餘有一蛇棄於草莽
有龍矯矯遭天譴怒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
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

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

又

士失志者乃昔晉獻公有嫡子二人長曰申生次曰重耳其申生之母亡後公用荀息之言娶虞公之女也號驪姬後有二子欲立所生子申生重耳在不得情久而為謀欲潜殺之無計乃詐言之獻公妾昨夜夢見申生之母遂巡而進悲涕而言飢寒何不使申生重耳往祝之獻公信其言乃使二子往祭之及還上酒脯於公公畋未歸姬以毒私安酒脯之中公暮歸方欲飲酒姬云公且試之耳公曰何疑乎公乃以酒瀝地地烈以飲犬犬死公大怒賜申生

劒使其自刎申生不敢言伏劒而死重耳將自殺子推謂曰子兄弟無辜夫人讒害兄以枉死子不如逃竄山野重耳乃從其言遂奔舅犯子推等隨從而行俱遯山林獻公發使來追又奔之他境粮食乏盡不敢告乞行李不盡子推自割股肉與重耳得前所獻公卒姬欲立其子諸侯不肯乃發大夫迎重耳歸國立為文公宴會酌大夫酒子推獨不言爵禄侍坐酒酣子推援琴而鼓之乃歌曰有龍矯矯游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游天下龍既入泉安得更遇一蛇獨乾不遇時雨文公聞之嗟嘆寡人之過也吾子爵之翌日昧爽授子河東汾陽良田萬頃子推言曰求而得之賢者不為爭而得之廉者不受為人子不能為其父所職

者不敢當其世爲人臣不能爲其君所職者不敢立其朝然子推亦無立於世矣遂遯入綿山之中文公遣使而聘之不得使者奉節而還曰子推不出文公憶之遣使尋之遇火擁木而死

商頌操

琴史曰原憲字子思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居環堵之室子貢乘肥馬衣輕裘往見之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捉衿則肘見納屨則踵决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曰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有慚色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舊傳有商頌操此之謂也余嘗於國語觀原思之問夫子之答

知其道甚高志甚完未嘗不嘆慕其賢也

履霜操

琴書曰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為嗣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上臺觀之其妻乃取絳除毒置衣領間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逐伯奇使者見袖有死蜂以白吉甫遂放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之采楟葉而食之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父子別離於是援琴而鼓之歌曰朝履履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此極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誰能顧兮知我冤曲終自投河而死故有履霜操

琴史曰伯奇者尹吉甫之子也吉甫以詩顯於周宣王之

時吉甫長子曰伯奇次曰伯封伯封繼室之子也故茲欲立之紿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君登臺觀之乃寘蜂領中顧伯奇曰釋蠆我趣為我掇之吉甫望見以其妻之言為信於是放伯奇伯奇自傷無辜見疑作履霜操以寓其哀其辭有云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余每聞其音未始不為嗟惻也其父始非不賢而卒蔽於讒以賊天性命也夫莊子所謂人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信夫

又　韓愈

尹吉甫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見逐自傷作

父兮兒寒母兮兒饑兒罪當笞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

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饑何食兒行于野
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鹿鳴

詩小雅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詩曰呦呦鹿鳴
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
好我示我周行

伐檀

詩國風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
仕進爾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

兮彼君子兮不素飡兮

騶虞

詩召南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詩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鵲巢

詩召南曰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以配焉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白駒

詩小雅曰白駒刺宣王也言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而賢人

遁去思其来返也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琴書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五曲皆歌之於琴最為古曲按史記云古者詩三百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儀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詩三百五篇皆有絃歌之音琴撰所傳獨此五篇又晉書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夔而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后行禮東西雅樂常作者是也後

又改三篇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正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王公上壽食舉歌詩荀勖云魏氏行禮食舉再用周詩鹿鳴以為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勖乃除鹿鳴舊歌惜乎古之正音因延年荀勖而失之然則今琴之所傳者果古音歟

龜山操

大周正樂記曰龜山操孔子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魯君觀樂廢朝三日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魯有龜

山蔽之譬季氏於龜山託勢位於斧柯言季氏之專政猶
龜山之蔽魯也故援琴而歌作龜山操歌曰予欲望魯兮
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又　韓愈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龜之氛兮不能雲（舊作為）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
祇以奄魯知將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

畏於匡

史記曰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顔淵為僕以其策指之曰
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匡
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顔淵後子曰

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故有畏於匡

孔子厄陳

史記曰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聘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粮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故有孔子厄陳

將歸操

一曰陬操琴操曰將歸操孔子所作也孔叢子曰趙使聘夫子夫子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回輿而旋為操曰將歸史記世家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曰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游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

衰之徐廣曰竇鳴犢舜華武作鳴鐸竇犨王肅曰䧢

操琴曲名也

䎃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一曰昔趙殺

鳴犢孔子臨河歎而作歌曰狄之水兮風揚波舟楫顛倒

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

又韓愈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

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乎歸

乎無與石鬬兮無應龍求

又黄庭堅

晉人以幣交孔子而召之禮際甚善孔子將渡河聞簡子殺鳴犢舜華臨河而不進曰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學者常事不經見相與獻疑以爲魯哀季桓不足與有明也公山佛肸不足與有爲也衛以家聽南子齊以國聽田常陽貨亂人原壤之不肖與之酬酢雍容禮貌而弗絕也簡子殺二大夫何得罪之深歟彼蓋不知亡國之祥莫大乎殺賢大夫無罪而戮一民士可以捨祿無罪而殺一士大夫可以命車無罪而殺賢大夫鉏國之幹而不得罪於國人國非君之有也推此以行其孰不翦刈故君子見微歸在鄒作鄒操

歸歟懷哉此邦不可以遊舍吾車而有梶非河濟之無舟

政何君而莫與君何國而莫求歲荏苒而老至忼時邁之
不逑洋洋乎水哉丘之不得濟也旻天不弔仁者此無罪
也攬國辟而家擅幾何而不殆也心病不可以藥手足未
有害也鳥覆巢於主人鳳摩天而逝也求所用生喪其吾
不忍懞此蕫也豈曰如之何然後求諸蔡也巳乎巳乎鳥
獸山林則以食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歸我休矣奉帝
則也大同至小天地德也小物自私智之賊也國無知兮
我非傷悲兮騶御委轡四牡馳兮心不慊於前驅又欲下
而走兮中園有林斧所相兮大厦峩峩不諶匠兮往者不
可及來者吾猶望兮

猗蘭操

一曰幽蘭操古今樂録曰孔子自衛反魯見香蘭而作此歌今操曰猗蘭操孔子所作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歎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琴集曰幽蘭操孔子所作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無所定處一作世人間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又　隋辛德源

奏事傳青閤拂除乃陶熹散條凝露彩含芳映日華已知

香若麝無慾直如麻不學芙蓉草空作眼中花

又 唐韓愈

孔子傷不逢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采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曷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薺麥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覯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幽蘭五首 宋鮑照

傾暉引暮色孤景流恩顏梅歇春欲罷期渡往不還

簾委蘭蕙露帳含桃李風攬帶昔何道坐令芳節終

結佩徒分明抱梁輙乖忤華落知不終空愁坐相悞

眇眇蛸挂網漠漠蠶弄絲空懸不自信怯與君盡劃一作期

陳國鄭東門古來共所知長袖蹔徘徊駟馬停路岐

又　唐崔塗

幽植衆能知貞芳只暗持自無君子佩未是國香衰白露沾長早青春每到遲不知當路草芳馥欲何爲

悲風

琴操曰悲風者孔子之所作也説者謂奔騰蕭颯之態雖能盡風之變而窮制作之妙然聖人豈徒作耶抑亦有所寓焉孔子生晚周之時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孔子自悼遭世之衰不及有虞之盛蓋舜之時聖人賢人在上以道化天下君臣相與賡歌曰股肱喜哉百工熙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其鼓衆動化涵養萬物則有南風之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有雲物之瑞則有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辰日月華洪兮一人帝又作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百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嗚呼盛哉由是而觀衰周之風此孔子所以悲也雖然方周之隆可謂美矣孔子何近舍文武而遠慕虞舜耶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巳正南面而巳矣此帝者之事化之大者也故孔子繫心焉

獲麟操 亦曰泣麒麟 亦曰泣麟操

史記曰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因嘆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故有獲麟操

殘形操

大周正樂記曰曾子鼓琴墨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夢見一狸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為之絃歌故有殘形操

又 韓愈

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作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為

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曾子歸耕

大周正樂記曰曾子事孔子數年晨夕眷然思二親而欲歸耕於是援琴而鼓之曰往而不返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孔子聞之撫而歌曰枯魚在索何日不蠹二親在堂爲幾日容曾子知孔子意乃逡巡而辭歸故有曾子歸耕操

白雲操

琴操曰曾子耕於梁山之下天寒雨雪凍雲不釋彌旬不得歸仰思父母失奉甘旨援琴作白雲之操又曰梁山歌

文王操

孔子家語曰孔子學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又問曰已習其數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又問曰已習其志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又問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眺焉曰丘殆得其為人矣黮然而黑頎然而長曠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而對曰君聖人也師蓋云文王操

北鄙操

琴史曰仲由字子路以政事才勇著名嘗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

域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義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加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然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不忘商紂好為北鄙之音其亡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合和而終以昌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今由也匹夫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夫子雖

稱其改而子路卒不得其死豈其禍患之萌先見于聲夫子知而戒之乎

崔子渡河

大周正樂記曰崔子渡河者閔子騫所作也崔子早無母其後母嘗以死母名喚之不應者皆之崔子惡其與母同名欲自殺則恐揚父惡欲以死母名應則非義也乃以能游渡河爲辭繫石於腹入水自沉而死衆人以謂不能游耳莫知其故是以父過不揚閔子騫以其能爲父隱故援琴而鼓之以美其意故曰崔子渡河

史魚傷諫歌

劉向新序曰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

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扵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扵我足矣史鰌死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以謂忠而不衰矣扵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室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鰌字子魚論語曰直哉史魚故有史魚傷諫歌

三樂

十二國史曰孔子見榮啟期年老白首體無完衣而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生老矣意有何樂對曰吾有三樂天生

萬物惟人爲貴吾既得爲人是吾一樂人生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吾二樂命有夭傷吾既老矣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處常得終又何憂耳

魚躍頌

琴史曰瓠巴者楚人也善鼓琴而鳥舞魚躍和出于中而物格于外藝之至也或曰瓠巴鼓琴而游魚出聽蓋其兼善於琴也故後人作魚躍頌以歌之耳

南音操

春秋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絷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官職也敢

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晉侯重禮歸之故有南音操

霹靂引

琴書曰霹靂引楚商梁作也商梁出遊九章皐之澤張罝罘於荆山臨曲池而漁疾風霄雹天災四起霹靂下擊元鶴翔其後白虎吟其前嘆曰此亡國之音也元鶴翔者譬如羅網欲高飛也白虎吟者開君悟不知歸也於是商梁歸返其室援琴而歌故有霹靂引琴史曰楚商梁者或曰莊王也聲之誤以為商梁耳

又　梁簡文帝

謝希逸琴論曰夏禹作霹靂引樂府解題曰楚商梁遊於雷澤霹靂下乃援琴而作之名霹靂引未知孰是

来從東海上發自南山陽時聞連鼓響乍散投壺光飛車走四瑞繞電發時祥令去於斯表殺来永傳芳

又　隋辛德源

出地聲初奮乘乾威更作雲衝天笑明雨帶星精落碎枕神無繞震榼書自若側（一作時）聞吟白虎遠見飛（一作舞）玄鶴

又　唐沈佺期

歲七月火伏而金生客有鼓琴於門者奏霹靂之商聲始戛羽以騞砉終扣宮而砰駖電耀耀兮龍躍雷闐闐兮雨

寘氣鳴唫以會雅態欻翕以横生有如驅千旗制五兵截荒砲斷長鯨軏與廣陵比意別鶴儔精而已俾我椎子魄動毅夫髮立懷恩不淺武義雙輯視胡若芥剪羯如拾豈徒慨慷中筵備群娛之翕習哉

水僊操

琴書曰伯牙者吳人也少不好榮華以鼓琴為事嘗學琴於成連先生精神寂寘心意專一尚未能也成連先生曰吾雖傳曲未能移人之情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與吾俱往事之否伯牙許之乃賫粮隨至東海登蓬山成連先生謂伯牙曰子只居此習之吾為子迎師乃刺舟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喟然心悲延頸四遠寂寘無人惟聞海水洶

湧群鳥悲鳴愴然感思仰天嘆曰先生亦應無師矣將移我精神乎乃援琴而作水仙之操曲終成連乃刺船迎之與還伯牙遂為天下妙

流水弄高山操霖雨操壞陵操

琴操曰流水弄高山操霖雨操壞陵操伯牙作也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峩峩乎若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江河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伯牙遊於太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岩下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操更操崩山之音曲每奏子期輙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之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處女吟

琴操曰處女吟魯㥁處女所作也古今樂錄曰魯處女見女貞木而作歌亦謂之女貞木歌

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枝含蕤英兮脩身養志建令名兮厥道不同善惡并兮屈身自獨去微清兮懷忠見疑何貪生兮

伍子胥

史記曰伍子胥楚人也名員父曰奢兄曰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使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日夜言太子短平王乃召其太傅奢考問之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柰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

曰王令不利其事成矣王怒因囚奢使人召二子尚欲往
員曰楚人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父子俱死何益父
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
俱滅無為也尚既就執使者捕胥胥貫弓報矢嚮使者使
者不敢進胥遂亡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船父乘船知
胥之急乃渡胥胥就渡解其劒曰劒直百金以與父父曰
楚國之法得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徒百金劒耶不
受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五年楚平王卒子
軫立是為昭王公子光令專諸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
王闔閭闔閭既立得志乃召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乃
興師伐楚及吳兵入郢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

其屍鞭之三百然後已闔閭死夫差立二年伐越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必悔之吳王不聽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言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願王早圖之吳王乃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乃告其舍人曰必掛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掛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冦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故有伍子胥

史記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懷王左徒博聞彊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怨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志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

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扵穢濁以浮游扵塵埃之外扵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離騷之辭歌入琴焉

沉湘引 獨醒 獨清

史記曰屈原既絀至扵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故有沉湘之引

沉湘弄　許洞

沉湘弄悲楚臣煙皐羽泣江籬春青鸞變黃雀白雲戊坮

氛江魚之腹誰能葬靈均千古萬古傷忠魂靈均去春湘綠一鬼笑一鬼哭蒼天竊恐不察君之深誠君雖死之忠亦足慾亦足不能碌碌如石落如玉

陽春引 白雪引 積雪引 秋竹引

襄陽耆舊傳曰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

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瀦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琴史曰宋玉者楚人也為屈原弟子善賦類屈原而傷哀感憤曲伸諷諭玉又自云嘗援琴為秋竹積雪之曲然則玉固為能琴矣當戰國時雖俗聽已喜哇淫而古曲猶有存者如陽春白雪是已去古寖遠雅聲益訛惜哉

白雪歌　齊徐孝嗣

謝希逸琴論曰劉涓子善鼓琴制陽春白雪曲琴集

曰白雪師曠所作商調曲也唐書樂志曰白雪周曲也張華博物志曰白雪者天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琴曲名也高宗顯慶二年太常言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今依琴中舊曲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辭又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別有送聲乃取侍臣許敬宗等和詩以為送聲各十六節六年二月呂才造琴歌白雪等曲帝亦製歌辭十六章皆著於樂府

風閨晚𢌞靄月殿夜凝明願君早留一作流盼無令春草生

又 梁朱孝廉

凝雲沒霄漢從風飛且散聯翩避幽谷徘徊依井幹既興楚客謡亦動周王歎所恨輕寒早不進陽春一作春光旦

又

禮樂志唐高宗以琴曲寖絶雖有傳者從失宮商令有司脩習太常丞呂才上言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今以御雪詩為白雪歌古今奏正曲復有送聲以群臣和詩十六韻為送聲十六節帝善之乃命太常著于樂府才復撰琴歌白雪等曲帝亦著歌詞十六皆著樂府張華博物志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曲名以其調高和寡自宋玉以来未有歌白雪者宋玉笛賦云師曠為白雪之曲一曰白雪楚曲也通與白雪周曲也淮南子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謝希逸琴論曰劉涓子善鼓琴制陽春白雪曲

白雪曲 唐僧貫休

列鼎佩金章淚眼看風枝却思食藜藿身作屠沽兒負米無遠近所希斗斛歸為人無貴賤莫學雞狗肥斯言如不忘別更無光輝斯言如或忘即安用人為

卞和泣玉 又曰三獻

劉向新序曰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刖其左足厲王薨武王立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刖其右足武王薨共王立和乃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泣之悲也對曰寶王而名之曰石正士

而戮之以謾此臣所以悲也共王曰惜哉吾先王之聽難
剖石而易刖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刖者不可屬何聽之
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有卞和泣玉

又

十和者楚之野民能明玉楚懷王時和於荊山採得美玉
未剖以獻於懷王王使樂正子看其玉子曰非玉也乃石
也懷王為其誑謾國君刖其左足還其玉遂之及懷王崩
平王立和復獻之王又使樂正子瞻言非玉也王責之刖
右足還玉遂之後平王崩荊王嗣位和欲獻之更恐殘刑
乃抱玉泣於荊山晝夜號泣荊王聞之遣使巫馬子視之
見和在山中涕泪交流日夜不止謂和曰子以石為寶欺

先君之甚則刖其雙足今何怨而哭之和曰我野人頗識玉先君信樂正子無識之言斷我雙足豈不痛哉然其寶為國之美玉更欲獻王又恐占者不識懼被罰刑使信不立所以泣也巫馬子曰荆王近立前者樂正子已死如審是玉也爲子占之遂引和見王王使衆工驗之疑不能明和乃懼死以首叩地請剖之荆王即令工人剖之果得玉匣王大驚嗟乎寡人先君信用讒臣不別玉石樂正子存豈免罪耶刖子兩足不亦痛乎荆王悽然流涕謂和曰足不可續當如之何乃封爲荆山侯和曰臣殘形之人輙敢進獻豈圖祿位但欲立信非求榮也乃拜辭不受入荆山截桐爲琴鼓之作怨悲之音乃歌曰悠悠沂水經荆山精

氣孚尹谷巖巖中有神寶騰輝光究山采玉難爲功於何獻之楚先王遇王闇昧信讒言斷截兩足離余身俛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歔欷涕龍鍾天鑒孔明音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刑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

雉朝飛操

一曰雉朝雊操揚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衛女傳母之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傳母曰何如傳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傳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傳母撫雉曰女果爲雉耶言未畢俱飛而起忽

然不見傳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崔豹古今注曰雉朝飛者沐犢子所作也齊宣王時處士泯宣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仰天歎大聖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明自傷其聲中絶魏武帝時宮人有盧女者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特異於餘妓善為新聲能傳此曲伯牙琴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喬槐依絶區兮臨回池樂府解題曰若梁簡文帝晨光照麥畿但詠雉而已

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群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柰何嗟嗟暮兮可柰何

同前　宋鮑照

雉朝飛振羽翼專場挾雌恃彊力媒已驚翳又逼蒿間潛彀盧矢直劉繡頸碎錦臆絕命君前無怨色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

同前　梁簡文帝

晨光照麥畿平野度春翬避鷹時聳角妬襲或（一作忽）斜飛少年從遠役有恨意多違不如隨蕩子羅袂拂臣衣

同前　梁吳均

二月雉朝飛橫行傍壟歸斜看水外翟側聽嶺南翬蹀蝶恒欲戰耿耿恃彊威當令君見賞何辭碎錦衣

同前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綺翼何離褷沐犢採薪感之悲春天和白日暖啄食飲泉勇氣滿爭雄鬬死繡頸斷雉子班奏急絃管心傾美酒盡玉椀枯楊枯楊爾生蘀我獨七十而孤棲彈絃寫恨意不盡瞑目歸黃泥

同前　唐韓愈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之飛于朝日群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群雌粥粥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

同前　唐張祜

朝陽隴東泛暖景雙啄雙飛雙顧影朱冠錦襦聊日整漢

漠霧中如衣聚傷心廬女紘七十老翁長獨眠雄飛在草
雌在田衷腸結憤氣呵天聖人在上心不偏翁得女妻甚
可憐

別鶴操

琴書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而無子父母欲將改娶妻聞
之中夜驚起忽聞鶴舞倚戶而悲憤牧子聞之愴然而感
於是援琴而歌曰將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
漫攬衾不寐兮食忘飡故有別鶴操

琴譜曰琴曲有四大曲別鶴操其一也

名軼子曰史記項羽敗垓下將與虞美人决別起飲帳中
羽悲歌歌闋美人和之泣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其後漢

祖欲以趙王如意爲太子而不能戚夫人涕泣高祖曰爲我楚舞吾爲汝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絶四海橫絶四海無可柰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罷酒卒不易太子茲皆別鶴操之類也

又　　鮑照

雙鶴俱起時徘徊滄海間長弄若天漢輕軀似雲懸幽客時侶提携遊（一作到）三山青繳凌瑤臺丹羅籠紫烟海上疾風急三山多雲霧散亂一相失驚孤不得住緬然日月馳遠（一作已）矣絶音儀有願而不遂無怨以生離鹿鳴在深草蟬鳴隱高枝心自有所懷（一作存）旁人那得知

又　梁簡文帝

接翮同發燕孤飛獨向楚值雪已迷群驚風復失侶

又　梁吳均

別鶴尋故侶聯翩逸海間單棲孟津水驚唳隴頭山

又　唐楊巨源

海鶴一爲別高程方杳然影摇江海路思結瀟湘天皎然仰白日真姿棲紫煙含情九霄際顧侶五雲前遐心屬清都淒響激朱絃超摇閶雲雨迢遞各山川東南信多水會合當有年雄飛戾冥冥此意何由傳

又　唐王建

主人一去池水絕池鶴散飛不相別青天漫漫碧海重知

向何山風雪中萬里雖然音影在兩心終是死生同池邊

巢破松樹死樹頭年年烏生子

又　唐張籍

雙鶴出雲谿分飛各自迷空巢在松杪折羽落江泥尋水

終不飲逢林亦未棲別離應易得萬里兩凄凄

又　唐杜牧

分飛共所從六翮勢摧風聲斷碧雲外影孤明月中青田

歸路遠丹桂舊巢空矯翼知何處天涯不可窮

又　許洞

歌別鶴別郎去嗚呼古有商陵之棄婦江天冥冥日將暮

山鬼呦呦嘯秋雨別郎去何所之黃金委糞壤白玉生瑕

疵鳳凰矯翼逝渺目蒼繩飛予不知古今輕薄兒嚴霜凌

厲青松枝蛟龍脫角老鼠鬪晝拱無塵鸞黃口霹靂火起

非積薪枯草空搖四十九

別鵠操　唐韓愈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

中夜悲嘯牧子感之而作

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

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

箜篌引

琴書曰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引舊說朝鮮津卒霍里子

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白首狂夫被髮提壺

亂流而渡其妻呼而止之不及遂溺死妻乃援箜篌而歌
曰公無渡河公竟渡之公墮而死當奈公何聲甚悲悽曲
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語妻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琴寫
其聲聞者莫不流涕嗚咽故曰箜篌引
多敎子曰太中初纂異錄中有公無渡河歌曰濁波洋洋
兮凝曉霧公無渡河兮公苦渡風號水激兮呼不聞提壺
看入兮中流去浪擺衣裳兮隨沒沉屍深入兮蛟螭窟蛟
螭盡醉兮君血乾推出黃沙兮泛君骨當時君死妾何適
遂就波瀾合魂魄願持精衛銜石心窮取河源塞泉脈

又 李白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

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謡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開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

公無渡河引

黄河西来決崐崘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臨流欲奚為傍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旃可搏河難馮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挂骨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還

又　李賀

公乎公乎提壺將馬如屈平沈湘不足慕徐衍入海誠為愚公乎公乎牀有菅席盤有魚北里有賢兄東隣有小姑壟畝油油黍與葫尾䲡躅醪蟻浮浮黍可食醪可飲公乎公乎其奈居被髮奔流竟何如賢兄小姑哭嗚嗚

又　劉孝綽

諸公無渡河河廣風威厲檣偃落金烏舟傾沒犀枻紺室空嚴祀白馬徒牲祭銜口傷寡心崩城掩雙袂翻飛猶共水魂沉埋俱逝君為川后臣妾作江妃娣

原楚引

楚人龍高之所作也高才多博達負笈携琴入秦遇秦昭

王崩始皇立于時焚書坑儒不敢言詩書經三年人不知重資粮殆盡無由還歸思憶故鄉心悲不安乃援琴而鼓之望楚長歎形於指下而歌之歌曰材委棄兮無精光命不偶兮空自傷伍衆木兮寄濁世懷禮義兮思故鄉

楚引

琴書曰楚引楚游子龍丘高所作也高出游三年不還鄉心悲不樂援琴望楚而長歎以象鄉土之音故有楚引